

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全面改善及其动因

○ 李文 陈雅慧

[内容提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与所有东南亚国家巩固、恢复和建立了外交关系,政治互信不断增强,经贸往来日渐频繁。中国改革的成功、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对外战略的调整,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出现历史性转折的主要原因。未来,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的不利因素依然存在,但双方的关系朝着更加稳定和谐方向发展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因为发展相互关系是双方根本利益之所在。

[关键词]中国 东南亚 经贸 外交

[作者简介]李文,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陈雅慧,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241(2011)02-0043-07

引言

对于中国来说,东南亚国家与中国有地缘上的关联,又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改善与东南亚国家的多边以及双边关系,对中国持续稳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东亚合作进程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在未来一个时期无可替代。东亚国家间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思想文化观念、民族宗教信仰存在很大差异,加上区域内大国之间存在矛盾,区域合作难以展开。东盟整合了异质性很强的十个东南亚国家,作为次区域合作的成功模式,对东亚地区的区域合作具有示范和引领意义。与东南亚国家以及东盟之间维系良好的外交关系,也是中国积极参与东亚区域合作的需要。

东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东亚地区一支重要战略力量,但实力仍然不能与周边大国相匹敌。因此东盟一直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力图

利用大国对权力的追求,使大国势力在东南亚地区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以防止某个大国势力在该地区过分膨胀。从成立东盟地区论坛,倡议召开亚欧首脑会议,积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到与美国达成反恐合作协议,加强与日本的联系等,都是东盟实践大国平衡战略,争取在中日美三国间的发展空间和独立发展主动权的重要措施。东南亚的平衡外交策略有效地协调了区域内各个大国的关系,维护了地区和平与安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往是东盟大国平衡战略的一部分,但同时也给中国提供了参与东南亚事务的机会。

一、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经历了复杂和曲折的过程。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虽然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家建立和发展了友好关系,但却与当时的多数东盟成员国处于对立与隔绝的状态,没有与东盟组织建立任何

关系。70年代中期,一些东盟国家出于不同考虑,先后程度不同地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到了70年代末,中国和越南、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的关系却出现了恶化。这种不良状况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90年代开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进入全面改善的新阶段。

马来西亚是东盟成员国中最早提出和中国改善关系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74年,中国总理周恩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在北京正式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实现了中马关系正常化。但是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和不满中国与马来西亚共产党的联系,马来西亚政府对华一直存有疑虑。改革开放以后,中马关系有了明显发展。两国高层领导人多次互访,1985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首次访华,冷战结束后,又先后六次访华,并支持中国在安全和人权等国际事务问题上的基本立场。马来西亚国家元首阿兹兰·沙阿和端古·贾阿法也对中国进行过国事访问,中国领导人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也曾访问过马来西亚。1990年,马来西亚取消了对公民访华的限制,两国之间的人员交流不断增加。1999年,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双边合作发展的《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建立全方位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2004年,双方隆重庆祝了中马建交30周年暨“中马友好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温家宝于2005年12月15日对马来西亚进行正式访问,与马总理巴达维会谈后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公报》,“对1974年建交以来中马取得的显著进展表示满意,认为中马关系的发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为促进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双方一致同意将积极推进中马战略性合作”。^[2]两国经贸关系也有长足发展,“从1990年到1998年,马来西亚和中国的贸易增加了369%(马对中的出口增加了362.5%,进口增加了377%)”。^[3]2002年,马来西亚已取代新加坡成为东盟国家中最大的对华贸易国”。^[4]

泰国是东盟成员国中,一直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泰国于1975年7月1日正式建交。两国从70年代末由于越南入侵柬埔寨而建立起紧密的安全军事关系,到冷战结束以来双边

经贸关系的持续增长,相互关系一直处于良好状态。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泰国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帮助泰国渡过危机。1999年2月,泰国与中国签订《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肯定了“两国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睦相处的典范”,同时表示“进一步拓展双方之间睦邻互信的全方位合作关系,从而使中泰关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5]而泰国也努力影响东盟的外交政策,帮助中国与东盟建立友好关系。^[6]两国高层互访也很频繁,泰国总理他信2001年至2005年间,先后8次访华,历届中国领导人大都对泰国进行过国事访问。

菲律宾虽然在1975年6月9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两国关系的发展一直受南沙群岛问题的困扰,友好和摩擦并存,总体发展顺利,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菲律宾几任总统,马科斯、阿基诺、拉莫斯、阿罗约、埃斯特拉达等先后访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总理李鹏、朱镕基等领导人,也曾先后访菲。江泽民1996年对菲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同意建立中菲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合作关系,并就在南海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达成重要共识和谅解。2000年,双方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菲律宾共和国政府关于二十一世纪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确定在睦邻合作、互信互利的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关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马“联合声明”[EB/OL].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20/1207/t5703.htm.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马来西亚联合公报[EB/OL].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20/1207/t226666.htm.

[3]Joseph Chin Yong Liow, Malaysia-China Relations in the 1990s: The Maturing of Partnership, Asian Survey, Vol. 40, No. 4 (Jul. - Aug. 2000), p675.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亚洲司《2002年中国与亚洲国家贸易统计》数据而得。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泰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 [EB/OL]. http://www.mfa.gov.cn/chn/pds/gjhdq/gj/yz/1206_30/1207/t5958.htm.

[6]Daojiong Zha and Weixing Hu, Building a neighborly community—Post-Cold War China, Japan, and Southeast Asia,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p73.

系。中菲双边贸易额从 1993 年开始进入快速复苏,并于 1995 年达到 13.06 亿美元,超过了中菲在 1994 年签订的双边贸易备忘录中所规定的 10 亿美元的目标,1999 年达到约 23 亿美元。在 2000 年至 2002 年的三年间,中菲贸易年均增长率高达约 33%。^[1]

中国和缅甸从 1950 年建交以来,大多数时间里都延续着睦邻友好关系。中缅一直保持着高层互访。90 年代,时任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国务院总理李鹏都曾访问过缅甸,2001 年 12 月,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缅甸进行国事访问,是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一次访缅。中缅两国还签订了一系列经贸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走向繁荣。1994 年,中缅两国政府签署《关于边境贸易的谅解备忘录》,1997 年签署《关于成立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联合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协定》,2001 年签署《关于鼓励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双方还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合作。1997 年签订了《中缅两国边境地区管理与合作协定》,2006 年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缅甸联邦政府关于禁止非法贩运和滥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的合作协议》。

中国和柬埔寨两国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1958 年 7 月 19 日两国正式建交。长期以来,中国历代领导人与西哈努克国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柬关系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双方在政治、经贸、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友好合作不断加强,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保持良好的协调和合作。1999 年,西哈努克国王、拉纳烈国会主席和洪森首相先后访华。2000 年 11 月,江泽民对柬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双方签署了《中柬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中柬之间不存在亟待解决的问题。两国传统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2]2006 年 4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柬签署的《联合公报》,“决定建立中柬全面合作伙伴关系”。^[3]

中国与一些国家恢复了外交关系。中国与越南、老挝和印尼分别在 1950 年、1961 年和 1950 年建交,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到 70 年代末,相互产生矛盾和分歧,良好的双边关系没能维持下去。80 年

代末 90 年代初,中国改善了与这些国家间的双边关系,逐步恢复了正常化的外交关系。

越南武力侵略柬埔寨,使得中国和越南在整个 80 年代一直处于分歧和对峙状态,两国正常交往基本中断。1990 年,越共总书记阮文灵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成都举行会晤,“为中越关系正常化开辟了道路”^[4]。1991 年 11 月,新任越共总书记杜梅等来华访问,两国宣布中越关系正常化。此后,中越两国关系开始全面深入发展,双方在各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两国发表了 1991 年、1992 年、1994 年、1995 年《联合公报》和 1999 年、2000 年《联合声明》,陆续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北部湾划界协定和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两党、两国开展了广泛深入的改革开放、革新、治党治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与实践经验的交流;两国的经贸合作迈上了新的台阶。^[5]

1988 年,中国与老挝双方关系正常化。^[6]2000 年 11 月,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老挝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老挝,在此期间,中国和老挝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确定两国“进一步建立长期稳定、睦邻友好、彼此信赖的全面合作关系”。^[7]

1965 年印尼“9·30”事件后,大批华人和印尼共产党人被害,两国于 1967 年断绝了外交关系。1990 年 8 月 8 日,李鹏总理访问印尼期间,与印尼签署了《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谅解备忘录》,宣布自当日起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中国与新加坡于 1990 年 10 月 3 日正式建立

[1]沈红芳.中国与菲律宾的经济合作:回顾与前瞻[J].东南亚,2003(2):33.

[2]人民网.中柬友谊万古长青[EB/OL]. [2002-11-04]. <http://www.people.com.cn/GB/shizheng/19/20021104/857458.html>.

[3]新华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联合公报[EB/OL]. [2006-04-08].

[4]Jing-dong Yuan, China-Asean Relations: Perspectiv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US Interests. October, 2006, p32.

[5]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中越发表联合声明[EB/OL]. [2001-12-02].http://www.idcpc.org.cn/duiwai/nianbugaikuang/content_673287.htm.

[6]张蕴岭.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构建新型伙伴关系[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29.

[7]人民网.中国和老挝关于双边合作的联合声明[EB/OL]. [2000-11-12].

外交关系。之后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发展迅速,两国高层领导人都多次互访,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任期间曾6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李光耀1991年改任内阁资政后,20余次来华访问或出席有关会议。两国的经贸往来也逐年大幅度提高。2008年10月中新两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9年1月1日生效,两国的经济关系迈上了新台阶。

文莱和中国于1991年9月30日建立外交关系。1999年,文莱苏丹和国家元首苏丹·哈吉·哈桑纳尔·博尔基亚·穆伊扎丁·瓦达乌拉应邀访问中国,中国与文莱签署《联合公报》,“双方同意根据1997年中国-东盟首脑会晤联合声明的精神,进一步发展两国在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1]自2003年7月起,中国对持普通护照来华旅游、经商的文莱公民给予免签证15天的待遇。2005年6月,两国就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换文协定生效。

2002年5月20日,出席东帝汶独立庆典的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与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外交部长奥尔塔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国成为第一个与东帝汶建交的国家。

中国还全面发展了与东盟的关系。自1991年7月,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应邀参加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以来,中国开始定期参加东盟外长会议。1994年7月,中国以东盟磋商伙伴国的身份出席了在曼谷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1996年,中国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国。1997年12月,江泽民出席东盟-中日韩首脑非正式会议,双方发表了《中国-东盟首脑会议联合声明》,确定了中国-东盟面向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向和指导原则。^[2]此后,时任中国副主席的胡锦涛和总理朱镕基分别出席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目前中国与东盟已经建立起高官磋商、商务理事会、联合合作委员会、经贸联委会以及科技联委会五大平行对话机制。中国-东盟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也极其密切和发展迅速,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20%以上,最高的年份增长45%以上。2002年11月,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

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进程正式启动。

二、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主要动因

首先,不断加深经贸合作是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的强劲动力。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发生历史性巨变,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综合国力显著上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并显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国家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日渐增强。相形之下,东南亚各国虽然经历了七八十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取得了一定的发展成就,但是从整体来看,普遍面临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战略单一等问题,各国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能够掌握的主动权十分有限。东盟虽然也相应地扩大了自身的规模,但依旧只是一个小小集团,且未能形成一个严密而成熟的区域合作组织。在这种情况下,改善与中国的关系,符合东南亚各国的利益。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带动作用。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市场的不断增大,东南亚国家通过自身的实践也日益体会到,中国的发展给本国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2005年11月,李显龙说:“新加坡相信,中国的崛起对亚洲、对世界来说,都大有好处。中国把13亿人的生活水平翻了几番,这将使整个区域更加繁荣和稳定。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经济的重心将逐渐转移到亚洲。这将为亚洲国家带来更有利的发展环境,使亚洲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大、更有建设性的角色。”^[3]2007年李显龙在接受《明镜》周刊记者采访时再次表示:“中国繁荣强大,对区内是好事。如果中国羸弱混乱会给区内带来很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相信另一个繁荣而有影响力的中心的存在,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文莱达鲁萨兰国联合公报[EB/OL].

[2]新华网. 中国和东盟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4/29/content_853192.htm.

[3]李显龙. 中国在新亚洲的和平发展[N]. 联合早报, 2005-10-27.

[4]李显龙谈中国崛起[N]. 南方都市报, 2007-06-22.

区内也是好事。”^[4]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在经济、政治两个方面使东盟和东南亚国家受益。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2002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启动以来,东盟从发展对华关系中获得了很多的经济利益。1950年,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总额仅有0.77亿美元。1978年增长到10.42亿美元。1987-1996年,双方贸易发展开始提速,从45.64亿美元迅速提高到203.95亿美元,2008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总额达2,311.2亿美元,^[1]2006年,双方已互为第四大贸易伙伴。此外,东盟中较发达的国家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对华贸易的总额和顺差增大,新东盟成员国则享有中方给予的更多优惠。这些对外贸依存度很高的东盟经济的发展明显带来了利好。^[2]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在制度化层面开始把中国和东盟纳入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轨道。据东盟秘书处东盟—中国专家组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对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的可行性分析,自贸区的建立将使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加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加55.1%,东盟和中国的GDP分别增长1%和0.3%。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贸易总额将接近目前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水平。

中国的崛起,打破了日本在东亚一枝独秀的格局。中日之间竞争关系的形成,导致东盟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外交等多个方面都成为赢家。正如温北炎指出的那样,“近十年来,日本经济持续衰退,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与东盟建立了全面合作关系。东盟国家看到东亚格局的变化,积极协调中、日与东盟的关系,做到‘左右逢源’,以争取东盟的最大利益”。^[3]90年代以来东盟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主要受惠于中国的快速发展。

第二,妥善处理与美国关系,是中国发展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前提。中国在迅速崛起过程中,避免对现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尤其是在政治和安全领域尽量避免挑战美国在东南亚主导地位,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全面改善,并形成持续良性互动状态的重要原因之一。张蕴岭指出:“随着信心的加强,中国逐渐承认和接受了当前由美国或西方联盟主导或在其中有主要影响的现存地区与世界秩序。

尽管中国并不赞同现有体系中的所有方面,但中国也并不认为现有秩序是完全不符合其利益的,因此并不试图挑战这一秩序。”^[2]中国这一理念,在东南亚得到良好实践。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许多国外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必然对现有世界和地区秩序构成挑战。冷战结束以后,有的学者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两极霸权的崩溃会导致东南亚地区内其他国家为争取在该区域内的霸权和利益最大化而发生冲突,更有西方学者将中国的崛起看作是挑战美国权威的潜在或现实因素,认为中国的崛起会引发争夺权力甚至权力交迭的战争。^[4]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强大也不无疑虑和担忧。正如新加坡官员许通美所说:“中国的邻国希望当中国成为经济超级大国时,她不会成为区域的安全威胁。当然,中国或许期待受到作为大国应该享有的对待,但人们也希望她能甩掉其中央王国的情绪。”^[5]

在苏联解体后,东南亚许多国家并不希望美国撤离东亚。李光耀声称:“如果不涉及更多的大国,美国海军和空军基地设施的存在有利于维持该地区的某种平衡。”^[6]许通美认为:“美国在这个雄心勃勃的大事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亚太地区的所有强国对此不应有丝毫的怀疑。它有这方面的信誉、能力和影响。它50年来的所作所为被绝大多数亚太国家视为是友善的和富于建设性的。”^[6]因此,他主张美国将在这一区域保留可信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扮演“稳定者和平衡器”的角色。^[7]一个印尼安全分析家则对美国学者维·M·兰普顿说:“我们不希望你们(美国的军事力量)待在我们的房子里,

[1]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

[2]张蕴岭. 中国与周边国家:构建新型伙伴关系[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99~100.

[3]温北炎. 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在东亚合作中的作用及其态度[J]. 东南亚研究, 2004(4): 12.

[4]Rex Li, A Rising China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Security discourse, Routledge,2009,p.8.

[5]许通美. 美国与东亚:冲突与合作[M].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9: 77.

[6]阿米塔·阿查亚. 建构安全共同体:东盟与地区秩序[M].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78.

但我们愿意你们待在外面的人行道上”。^[1]

拉住美国的目的,主要在于减少由中国的崛起带来地区安全的不确定性。如新加坡就主张,面对一个强势崛起的中国,亚洲国家只有与美国合作,才能保持区域势力的均衡状态。李光耀声称:“只靠亚洲国家是不能形成均势的,日本和东盟都不能同中国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如果使美国参与亚洲事务,加上日本的经济实力,就可以保持平衡。”^[2]因此,他建议日本与美国保持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同盟关系,认为这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新加坡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呼吁美国保持在亚太的军事存在,要求美更多参与亚洲事务,以维护亚洲的“战略平衡”。新领导人称,只有美国才能维持亚洲和平、稳定与繁荣的局面,否则东亚迟早要被一个国家垄断,这将减少地区其他成员的呼吸空间。^[3]

但实践证明,中国走的是一条和平发展和建设和谐世界的道路。虽然中国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在国际事务中享有越来越多的发言权,但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并没有趁虚而入,抢夺前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范围,也没有如同古典现实主义学者所预计的,掀起与美国在东南亚的权力争夺。中国政府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是历史形成的,与之抗衡势必会引起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不满,但不利于中国发展对外关系,还可能陷入安全困境。因此,中国从来没有主动挑战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利益。中国政府的态度是:“美国在东亚有重要的利益和影响,这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客观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既要按区域合作的一般规律办事,加强域内各国的合作,同时也要奉行开放的地区主义,不排斥美国和其他域外国家,注重与它们加强对话与协调,相互尊重彼此的利益,不断寻求和扩大新的利益汇合点。”^[4]美国智库也观察到:“一些美国观察家怀疑中国具有把美国逐出东亚且代之成为地区霸权的战略野心,重建中华帝国时期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秩序。中国领导人否认有此野心,而且意欲打消美国大众之顾虑,从而相信不管从军事上还是政治意义上,中国都不会力争在东亚地区驱逐或者取代美国。”^[5]

经济发展依旧是中国的主要关切点。正如美国学者所说,“作为一个 13 亿人口的国家,中国通过提升其经济增长的活力赢得了地区其他国家的尊

重,由此使得中国的自身利益得以保障,而非强调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虽然该地区已经明显地意识到中国的军事实力正在增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则无须表明其主导该地区的愿望。与此同时,寻求地区霸权或者直接挑战美国的地区领导权,将不必要地分散和转移中国对其更为关键的国内需求的注意力。”^[6]

中国采取的这种发展战略,有利于共建新型的中美关系。这是一种在同一地区内两强并存的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各有优势,分工协作,相互依存。就东南亚的情形来说,东南亚国家离不开美国在安全方面提供的保障,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在经济方面提供的发展机会,以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因此,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在需要美国继续留在东亚方面能够有相同的立场:美国的参与可以减轻某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因此“为中国在亚洲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受承认的大国提供了政治机会。”^[7]

第三,中国政府适时地采取了“睦邻、富邻、安邻”的对外政策,是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全面改善的直接原因。中国政府在发展过程中日益体会到,中国的现代化不能孤军奋战,而是要通过与亚洲邻国协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方式,才能最终得以实现。因此,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顶住强大的压力对外坚定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增加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好感。中国和东盟启动了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并一直积极参与和推动东盟 +1、东盟 +3 机制,参加东亚峰会。中国和东盟的双边贸易发展得很快,从 1990 年到 2003 年,双方的

[1]戴维·M·兰普顿. 中美关系的前景与挑战[M]. 朱立群, 王帆. 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年: 191.

[2]王根礼, 周天珍. 外国首脑论中国[M]. 红旗出版社, 1998: 107.

[3]吴作栋急于修补其言谈对中新关系造成的伤害[N]. 国际先驱导报, 2003-05-26.

[4]郭定平. 东亚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M].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310.

[5](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 账簿中国: 美国智库透视中国崛起[M].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8: 149.

[6]阿米塔·阿查亚. 建构安全共同体: 东盟与地区秩序[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78.

[7]卡赞斯坦. 地区主义与亚洲[M]. 王正毅, 迈尔斯·卡勒, 高木诚一郎. 亚洲区域合作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410.

贸易额平均以每年 20.8% 的速度在递增。2003 年, 中国 - 东盟的贸易量高达 783 亿美元, 同比上年增长 42.9%。^[1]到 2007 年, 中国与东盟已发展到互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东盟对中国的投资也在急速增长, 1991 年到 2000 年, 年增长率达到 28%。1991 年东盟在中国投资总额仅九千万美元, 而到 2001 年投资额已达到 262 亿美元。^[2]

在政治上,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 中国基于对国家利益和国际关系现实的重新认识, 制定出反对“输出革命”的方针, 采取实际措施停止对东南亚各革命运动的物质支援, 逐步解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中国共产党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3]在和菲律宾等一些国家颇有争议的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 中国一直保持冷静, 避免激化矛盾, 谋求与周边邻国在东盟内部协商解决争端, 1990 年 12 月, 中国总理在访问东南亚时, 正式提出了搁置争议、友好协商的倡议。^[4]2002 年 11 月 4 日, 中国与东盟各国外长及外长代表在金边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宣言确认中国与东盟致力于加强睦邻互信伙伴关系, 共同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宣言强调通过友好协商和谈判, 以和平方式解决南海有关争议。在争议解决之前, 各方承诺保持克制,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和扩大化的行动, 并本着合作与谅解的精神, 寻求建立相互信任的途径, 包括开展海洋环保、搜寻与求助、打击跨国犯罪等合作。2003 年 10 月 8 日, 中国正式加入《东南亚友好条约》。中国的这些做法, 不断赢得东南亚国家的信赖。

三、中国与东南亚关系的发展前景

综上所述, 虽然影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不利因素仍将继续存在, 但发展相互关系是双方根本利益之所在, 可以预见, 未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将朝着更加稳定与和谐的方向发展。

中国经济将持续保持增长态势, 中国已在 2010 年取代日本, 成为亚洲最大的经济体, 有可能在 2050 年进入现代化国家行列, 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而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 必然是一个“睦邻、富邻、安邻”政策深入的过程, 一个与周边国家共同繁荣与富强的过程, 一个地区合作不断得到推进的过程。

美国依旧在东南亚扮演重要角色。这不仅表现在东南亚国家在安全方面的公共产品依旧主要由美国提供, 而且还表现在是东南亚国家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泉。“从总体上看, 美国和东盟在对方的全方位发展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5]就两国的双边贸易来说, 美国对东盟的出口, 从 1997 年的 483.27 亿美元增加到 2007 年的 605.62 亿美元, 美国一直是东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3 年, 美国与新加坡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 2006 年 8 月, 美国 and 东盟签署了《贸易与投资框架安排》。可以预见, 在未来发展过程中, 美国和东盟的经贸往来还将不断加深。中国尊重美国在东南亚的存在, 并愿意在经济方面与东南亚、美国和其他国家一道把蛋糕做大, 进一步形成相互依存关系, 而东南亚国家也将依旧在崛起中的中国和超级大国的美国之间寻找平衡点, 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在南海的领土争端将继续存在。这一争端涉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六国七方, 即中国和中国台湾、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和越南。中国一直对南海诸岛拥有主权是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 但是南海发现丰富的油气资源后, 南海区域内本属于中国领土的岛礁、暗沙就成为争抢的目标。可以预见, 海洋争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可能获得各方面满意的解决, 但这种争端不仅不会从根本上动摇中国和东南亚相关国家之间已经形成的良好关系, 而且还有可能在中美关系继续保持良性发展势头的前提下, 依靠地区合作框架的不断完善而有所缓和。

[收稿日期: 2011-01-20]

[1] Saw Swee-Hock, Sheng Lijun, Chin Kin Wah, Asean-China Relations: Realities and Prospects, Utopia Press Pte Ltd, 2005. p3.

[2] 王根礼, 周天珍. 外国首脑论中国[M]. 红旗出版社, 1998: 107.

[3] 薛晓芃. 中国对东亚地区主义观念的改变[M]. 朱立群, 王帆. 东亚地区合作与中美关系[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6: 85.

[4] 吴士存. 南海问题文献汇编[M]. 海南出版社, 2001-03: 45.

[5] 王光厚. 冷战后中国东盟战略关系研究[M].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8: 243.

alliance systems and tries to achieve certain breakthroughs in defense planning.

5.A Reflection on China-US Gamesmanship in 2010, by Bian Qingzu, Fellow at CPDS. Compared with the year of 2009, 2010 appears to be one in which “warmth turning into coldness” with frictions and skirmish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which is quite evident in the cases of the U.S. defiance of China’s core interests, posing challenges to China’s sovereignty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putting pressure on China to raise the value of RMB, and producing tension in China’s peripheries, and so on. Apart from America’s psychological elements of feeling unaccustomed to China’s rise, the US tougher stance towards China is associated with its readjustment in its Asia-Pacific policies, the American hardliners that have got the upper hand and the mid-term election in late 2010. However, it does not mean that the U.S. has changed its “hedging” strategy toward China, but that it has enlarged its scope of strategic precaution against China. Looking into the future, China-US relations will go forward with a coexistence of cooperation with dialogue, and precautionous and containing measures with counter-measures.

6.The European Union under the Shadow of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by Ding Yuanhong, former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EU and an advisor to CPDS. In 2010, when the European Union was hardly able to make a recovery from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t took another pounding from the sovereign debt crisis, finding itself in a tight corner seldom seen in several decades. Nevertheless, bilateral ties between China and EU are not affected. Under the similar influence of the crisis, China has still made great efforts to render assistance to EU, so as to prove itself a true friend in need. In the future, due to differences in certain areas, China and EU will see in their relations divergence of views coming out and frictions in trade cooperation propping up from time to time. However, if the two sides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 overall relations, adhere to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respect, equality and benefits, not interfering in each other’s internal affairs, and seeking common grounds while p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get rid of all disturbing factors, a good momentum of development is sure to be maintained.

7.Tripartite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 New Century, New Changes, by Zhu Caihua (F.),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Deputy De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For the first decade of the new century, dramatic changes have occurred to the tripartite relations among China, the U.S. and Japan as a result of alteration in their respective economic growth and balance of economic strength. This is revealed in a rapid ascent of China’s status, a marked descent of Japan’s place, and a declining but still important US standing. China has made the transition from reliance on Japan to reliance o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has changed from being busy with constant economic frictions with Japan to those with China, and Japan from being dependent on the U.S. to being dependent on China. This sort of changes will offer an important indication of where the realignment of global economic setup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mong major powers are going in the new century.

8.Prospec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by Zhao Mingwen, Fellow and Director of Center for China’s Peripheries Security Studies,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 strategic cooperative partner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develops, all-round cooperation in various fields has been encouraged and abundant fruits have been achieved. However, some drawbacks still exist in such aspects as the constraints on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inconsistencies in observing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hat prove to be a hindrance to their high-tech cooperation, the Russians’ inherent precautionous psychology against China, as well as Russia’ complaints about energy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low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China. Nevertheless, the current trends of developing an amicable relationship and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big neighbors cannot be reversed. In future, a cooperative mechanism that is all directional, multi-dimensional, high-grade and efficient, will boost their bilateral ties upward to new heights.

9.Causes for All-round Improvements in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by Li Wen, Fellow and Deputy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Pacific Studies, CASS, and Chen Yahui (F.) a doctoral student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CASS. Ever since 1990s, China has strengthened, restored or set up diplomatic ties with all the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Mutual trust in political fields between them continues to build up and their economic and trade exchanges are growing. Such a historic turning point in improve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an be attributed to China's great success in its reform and opening-up efforts, its enhanced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 and its readjusted external strategies.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exist some negative elements affect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However, the current trend of moving toward a more stable and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sides will not be halted, because advancement of their mutual ties well serves their respective fundamental interests.

10. Myanmar's Diplomatic Situation and Policy Trends after the General Election, by Ma Yanbing (F.), Fellow at the China Institutes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a guest researcher of CPDS. In 2010, Myanmar completed its general election, the first ever held since 1990, which serves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that country. Different opinions were expressed by its neighboring ASEAN member states, its neighboring major powers, as well as Western countries, with regard to the election result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government. But even most of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have been at odds with Myanmar for a long time have shown a certain degree of approval. In future, the Myanmar government will still have to face up to an unpredictable situation in which various political forces within the country will be realigned under the impact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Western countries keep on imposing pressure and embargo on it. Consequently, the long-standing intimat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Myanmar will be put to test, as Western countries continue to use strategies of intimidation mingled with inducement toward Myanmar.

11. Construction of an 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 and China and US Factors, by Zhang Xue (F.), Fellow, Vice President and Secretary General of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of Guangxi. It can be said that construction of an 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 has got its development goal and concrete provisions, as laid out in the ASEAN Political-Security Community Blueprint passed at the ASEAN summit meeting in 2009. However, if Southeast Asian region wants to truly put this blueprint into effect, it will face up with a series of problems and obstacles. Internal problems include diversity and discrepancy of the ASEAN member states and its intra-wrangling reality, their differences in perception on security concepts and common threats, and difficulties in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ir armed forces and some drawbacks and deficiencies in their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s, etc. Externally speaking, the U.S. continues to readjust its policies toward Southeast Asia countries according to its strategic needs, while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strategy has exerted growing influence on various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In the near future, the ASEAN Political and Security Community will not develop in the direction of a military alliance, but instead will encourage cooperation in such key areas as economic, social, cultural as well as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fields, which will follow a whole step-by-step process of solving easy issues first and difficult ones afterwards, and evolve gradually into a multi-dimensional security structure.

12. Comment on the Post-Cold W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by Hu Qiong yao (F.),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Kunming College of the PL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early 1990s, from the stage of "all-round friendly relations", to the stage of "good-neighbor and mutual-trust partnership", then to that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geared up to peace and prosperity", the whole development process takes on the features of bilateral patterns encouraging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multiple patterns boosting b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cooperation going side by side with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Further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conforms to the common interests and aspirations of the two sides, and it is a matter of necessity. Still the so-called "China threat" theory, territorial disputes over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Taiwan issue and the overseas Chinese issue, and so forth, will all pose long-term major obstacles for a smooth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13. Selected Perspectives by the Participants at the Seminar on Implications of the Recent Turbulence in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sponsored by CPDS in Beijing on Feb.28, 2011.